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被 侮 與 損 害 的

(四)

陀 思 妥 夫 斯 基 著

李 霽 野 譯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的被侮辱與損害的

(四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李霽野譯

漢譯世界名著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第七章

在整整七點鐘的時候，我在瑪司羅波夫家。他住在一個住處，一座小房子，在謝司提來弗須尼街。他有三間稍爲污穢，但卻裝置得並不壞的屋子。甚至有點興旺氣象，同時有着極端的不整潔味。門是一個很漂亮的十九歲女孩開的，她穿得樸素但卻可愛，乾淨，而且有着很性善的，歡快的眼睛。我即刻猜出這是他那早晨隨便提到的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，拿對她的介紹作爲對於我的一種誘惑。她問我是誰。聽到我底名字，就說瑪司羅波夫在等我，不過他在他屋裏睡着覺，她帶我到那屋裏去了。瑪司羅波夫睡在一張很好的軟沙發上，身上蓋着他底髒大衣，頭下一個破敝的皮枕頭。他睡得很不熟。我們一進去，他就叫我底名字。

「唉，是你呀？我在等着你。我正夢着你進來，弄醒了我。所以正是時候了。走罷。」

「我們到那里去呢？」

「去看一位太太。」

「什麼太太爲什麼？」

「布白諾夫夫人，還她債。她不是一個美人嗎？」他以懶慢拖長的話說，轉向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，而且想到布白諾夫夫人，他確乎親了他底手指頭。

「滾過去罷，你順嘴瞎說！」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說，覺得她分應作出一種生氣底表示。

「你不認識她嗎？讓我介紹你，老人。這里來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，讓我來給你介紹一位文學的將軍；他一年只有一次不要什麼給人家看，在別的時候你是必得付錢的。」

「他又胡說了！你莫要聽他；他總是笑我。這位先生怎麼能是一位將軍！」

「這正是我所告訴你的，他是特別的一種。不過大人，你莫要以爲我們沒有見識；我們比上來一看要伶俐得多。」

「莫要聽他！他總在誠實人面前把我弄迷糊，這個無恥的傢伙。他有時帶我到戲園子去要好

得多。」

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，愛你底家……你沒有忘記你必須愛什麼嗎？你沒有忘記那個字嗎？我教給你的那個字！」

「自然我沒有！只是一點胡鬧。」

「那末是什麼字呢？」

「彷彿我要在來客面前丟我自己底醜哩！多半意思是什麼可羞的東西。叫我詫異，假如我要說！」

「那末你忘記了。」

「嗜，我沒有，竈神……愛你底竈神，這是他發明的，或者就沒有什麼竈神。爲什麼人應當愛他們呢？他總是胡說！」

「但是在布白諾夫夫人家……」

「噓！你和你底布白諾夫！」

於是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很憤怒地從屋裏跑出去了。

『是去的時候了。再見，亞歷山得拉西米昂諾夫那。』

我們走出去。

『看這裡，凡尼亞，第一先讓我們坐進這個轎車。對啦。第二，我昨天和你分別之後，我查出來一點事，不是猜的，卻是確實的。我在華西里耶夫司基島過了整整一點鐘。那個胖子是一個可怕的無賴，無廉恥的，下賤的野獸，能作出各種詭計，而且有各種的卑污嗜好。這個布白諾夫也是因為同一方面的幾件奸滑的行爲，老早就著了名了。一天，她幾乎拖住了一個可敬家庭底小女孩。她給那個孤女穿的棉紗衣服（如你今早晨所敘述的），使我不能安泰，因為我已經聽到點那類事情了。今早晨我又知道了另外一點事，完全是偶然地，不過我想我可以相信。她多大？』

『從她臉上看我可以說是十三。』

『不過依他底年歲算小的。噫，這是她要那樣作的。需要的時候，她要說她十一，在另一時候，說她十五。而且因為這可憐的孩子沒有人保護她，她是……』

「那能够嗎！」

「你怎樣設想？布白諾夫夫人不會僅只因為慈悲而收留一個孤女的。而且假如那胖子也在徒費時光，你就可以準信是那樣的了。他昨天見了她。那個傻瓜西饒布留禾夫今天被允給他一個美人，一個已婚的婦女，官吏底妻子，有爵位的女人。那些邪蕩的商人子對於這樣事總是聰明的；他們總是圖求爵位。這像是拉丁文法中的規律，你可記得：要緊者居於尾字之前。不過我相信從今早晨我還醉着酒的。但是布白諾夫不如不大膽干與這樣事情。她也要欺騙警察；不過那糟糕！所以我嚇她一嚇，因為她知道爲了宿債底緣故……和其他一切，你可明白？」

我是可怕地吃驚。所有這些洩露都使我驚駭。我老怕我們要遲了，就極力催趕車夫。

「莫要不安。辦法已經弄妥了，」瑪司羅波夫說。「米特羅須加在那里。西饒布留禾夫要付錢；那個胖無賴卻要付皮。這是今早晨定規的。布白諾夫攤我來……因爲不讓她敢……」

我們到了吃食舖；但是名叫米特羅須加的人不在那里。告訴趕車夫在吃食舖底臺階那裏等我們，我們步行到布白諾夫夫人家裏去。米特羅須加在門口等我們。窗戶裏有鮮明的光亮，而且我

們聽到西饒布留禾夫沉醉的，格格的笑。

「他們都在這里，已經到了一刻鐘了，」米特羅須加說：「現在正是時候。」

「不過我們怎樣進去呢？」我問。

「你爲來客，」瑪司羅波夫回答。「他認識我，他也認識米特羅須加。一切實在是都鎖起來了，但卻不是爲了我們呵。」

他輕輕地敲門，門即刻就開了。看門的開了門，而且和米特羅須加對打了一個招呼。我們靜靜地走進去；屋裏沒有聽見我們。看門的領我們上了臺階，於是叩門裏面叫他底名字。他回答有一位先生說要向她說話。

門開了，我們都一同走進去。看門的不見了。

「唉呀，這是誰呀？」布白諾夫夫人叫，手裏拿着蠟燭，髮蓬而且沉醉的在榨小的入口裏站着。

「誰？」瑪司羅波夫迅速地回答。「你怎能問呢，安那特里芳諾夫那。你不認識你底尊貴的客人嗎？不是我是誰呢？菲力勃菲力皮須。」

「唉，菲力勃菲力皮須呀！是你呀……很歡迎……不過怎麼是你呢……我不知道……請進。」

她完全吃驚起來了。

「什麼地方？這里嗎？不過這里有格扇呵！不行，你一定要給我們較好的接待。我們要喝一滴香檳酒。不過這里沒有小姑娘嗎？」

那女人即刻就恢復了她底信心。

「嗜，爲了這樣尊貴的客人，就是必得從地下掘，我也得弄到呀。我要從支那王國去要。」

「兩句話，安那特里芳諾夫那，可愛的人兒；西饒布留禾夫到這里來了嗎？」

「來了。」

「他正是我所要的人。他怎敢乘酒興沒有我就跑掉了，這惡徒？」

「我希望他沒有忘記你。他似乎等待什麼人；一定是你。」

瑪司羅波夫推門，於是我們進了一間兩個窗子的小屋，裏面有風呂草，枝條編的椅子，和一架

外表卑劣的鋼琴；一切如人所期望的。但是甚至在我們走進之前，當我們還在過道裏談話的時候，米特羅須加已經不見了。以後我聽說，他沒有進來，卻在門後等着。他以後有人給他開門。那早晨我從布白諾夫夫人肩上窺看的蓬鬆的，塗脂抹粉的女人，是他底夥伴。

西饒布留禾夫坐在一張簡陋的，充桃花心木的小沙發上，在上面蓋一塊布的圓棹前面。棹上有兩瓶溫暖的香檳酒，和一瓶可怕的蔗汁酒；有從蜜餞舖來的幾盤糖食，餅干和三種乾果。靠棹面對西饒布留禾夫坐着一個像面討厭，四十歲的麻女性，穿一套黑棉綢衣服，和一幅黃銅的胸針和鐲子。這是『官太太』，顯然是一個冒牌。西饒布留禾夫喝醉了，而且十分滿足。他底朋友沒有和他在一塊。

『人就這樣行事呀！』瑪司羅波夫盡量高聲狂叫。『還在請人到杜索忒 (Dissoit) 店之後哩！』

『菲力勃菲力皮須，給我們這種歡樂嗎？』西饒布留禾夫喃喃道，帶着多福的神氣站起來迎接我們。

「你喝酒嗎？」

「原諒我。」

「莫要告罪，請你底客人們加入你們罷。我們是來和你專心作樂的。這里，我帶來一位朋友加入我們。」

瑪司羅波夫指着我。

「歡喜，這就是，你們給我歡樂……格——格——唏！」

「嘻，你叫這香檳酒嗎？這倒更像 Kvas。」（譯註）

「你侮辱我。」

「所以你不敢在杜索忒店露面了！而且在請了我之後！」

「他剛告訴我他到過巴黎，」官太太插嘴說。「他一定是撒謊。」

「費多司亞提提須那 (Fedosya Titishna)，莫要侮辱我。我到那里去過。我旅行過了。」

（譯註）俄國日常飲用的酸飲料。

「像他的鄉下老到巴黎！」

「我們去過！我們能！我和卡爾泊華西里奇（Karp Vassilitch）——我們在那里穿漂亮衣服。你認識卡爾泊華西里奇嗎？」

「我要你底卡爾泊華西里奇幹嗎？」

「嘻，這當然……這可以值得你們底時光。嘻，在那里，在巴黎，在爵伯忒（Jonbert）夫人家，我們打破了一個英國照身鏡。」

「你們打破了什麼？」

「一個照身鏡。全牆上面有一面鏡子；卡爾泊華西里奇喝醉了，他向爵伯忒夫人亂說俄國話。他靠那個照身鏡站着，肘倚在那上面。爵伯忒夫人以自己底方式向他銳叫起來，叫那照身鏡值七百佛郎（就是四百盧布），他會給打碎了的！他冷笑而且看着我。我坐在對面一個沙發上，一位美人在我身旁，不是像這裡的一個樣子的一幅嘴臉，卻是一個出色人物，這是唯一可以形容的名詞。他叫道，「司提盤特連提依奇（Stepan Terenlyitch），唏，司提盤特連提依奇！我們平分，好罷！」

我說「幹」於是他將拳頭在鏡子上吃力一打，滑拉！鏡子全成碎片了。爵伯忒銳叫起來，並且正對着他筆直走去了：「你作什麼事，你暴徒？（用她自己底方言。）」「爵伯忒夫人，」他說，「這裡是賠償，莫要毀壞我底名譽。」於是即刻付出六百五十佛郎。他們還爭論其他五十佛郎。」

在這時候，一聲可怕的，刺人的銳叫，從離我們那屋子兩三屋遠的地方傳來。我戰慄了，而且也叫出來。我知道那銳叫那是伊里特底聲音。緊隨那可憐的銳叫之後，我們聽到其他的叫喊，咒罵，和一場爭鬪，最後是高的，響亮的，分明的批臉聲。或許是米特羅須加以自己底方式強施他底還報罷。忽然門凶猛地撞開了，伊里納面白眼迷，穿着破裂的白棉紗衣服，撞進屋裏來，她底一向細心收拾的頭髮，彷彿因為掙扎而蓬亂了。我臉對門站着，她直接衝向我，而且一下抱住我。各人都跳起來。各人都吃驚。她出現的時候有喊聲和驚呼。於是米特羅須加在門口現身了，從頭髮在身後拖着他底胖仇人，他是在無望地蓬髮的情況中了。他把他拖到門，於是把他扔進屋裏去。

「他在這裡拿去！」米特羅須加帶着完全滿足的神氣說出來。

「我說，」瑪司羅波夫說，靜靜地走到我跟前，而且輕輕拍着我底肩頭，「坐我們底轎車，你帶

着這個孩子趕車回家去；這裏沒有你作的事情了。其餘的事情我們明天安排。」

我不用告訴兩次。我從胳膊抓住伊里納，而且把她從那個巢窠裏拿出去。我不知道那裏的事情是怎樣完結的。沒有人阻止我。布白諾夫夫人驚慌失措。一切事情經過得那樣快；她不知道怎樣干涉了。轎車在等着我們，二十分鐘我們就到了我底住處了。

伊里納似乎半死了。我解開了她衣上的鈎子，用水撒她，並且把她放在沙發上。她開始發燒而且不省人事。我看着她底白的小臉子，看着她底沒有顏色的嘴唇，看着她底黑頭髮——這會細心地梳起來，而且上了髮油，雖然掉在一旁了——看着她整個的樣式，看着她衣服上這裏那里還留存着的淡紅滑扣——對於那可憎恨的事實我就沒有一點疑惑了。可憐的小東西！她越來越壞。我沒有離開她，而且決心那晚上不到納特沙那里去了。時時伊里納擡起她底長的，箭似的眼毛看我，而且長時細心地凝視，彷彿她認識我一樣。她最後睡着了的時分，天晚了，過了半夜了。我離她不遠睡在地板上。

第八章

我起來得很早。夜裏幾乎每半點鐘我都要醒，而且起來細心地看我底可憐的小客人。她發着燒，而且微微不省人事。但是天要亮的時候，她熟睡了。一種好表徵，我想，但是當我早晨醒來的時候，我決定跑去請一個醫生，而可憐的小東西還熟睡着。我認識一個醫生，一個性情很好的老鰥夫，他和他底德國的看屋人，從不記得什麼時候起，就住在佛來得米爾斯基 (Vladimírsky) 街了。他允許十點鐘到我那里。我到他那里的時候是八點鐘。我很想順路到瑪司羅波 夫家裏去看看，但是我改變意見了。昨天之後他準還沒有醒，而且伊里納 許要醒來，發現自己獨自在我屋裏許要害怕。在她發燒的情況中，她許滿可以忘記了他是怎樣，而且在什麼時候到那里去的了。

我走進屋裏的時候，她醒了。我走到她跟前，而且謹慎地問她覺得怎樣。她沒有回答，只用她底有表情的黑眼睛，給我以長時的，長時的，專心的看望。我從她眼中的神氣想來，她完全意識到而且了解所發生的事。她不回答我，或者只是她底不可變的習慣罷了。在前一天和以前她來看我的

時候，對於我底有些問題她沒有發出一個字來回答，卻只用她緩緩的，堅持的凝視看着我底臉，在那凝視之中，有一種奇怪的驕傲，驚異，和不馴的好奇心。現在我在她眼睛裏看出一種苛刻氣，甚至一種不信任來了。我就要把我底手放在她底前額上試試她是否還在發燒，但是靜靜地，不說一句話，她用她底小手推回我底手，而且避開我轉向牆去了。我走開了，可以不至煩擾她。

我有一把大銅壺。我早就用牠替代煖炊煮開水了。我有柴木，看門的已經給我弄了够用五天的了。我點着爐子，弄點水，把茶壺放上。我把喝茶東西放在棹子上面。伊里納轉向我，而且帶着好奇心觀察這一切事。我問她，她不要點什麼嗎？但是她又轉開我，而且沒有答話。

「她爲什麼和我生氣呢？」我奇怪。「奇怪的小女孩！」

我底老醫生照他所允許的十點鐘來到了。

他帶着德國人的徹底性檢查了病人，而且他說她雖然發燒，卻沒有什麼特別危險，使我很歡喜。他加上說，她或者有另外一種痼疾，心臟跳動有點不規律，「不過那一點要特別的觀察，她現在是出了危險了。」較之因爲必需，倒是因爲習慣，他爲她開了一種混合藥和幾種面子藥，於是即刻

就接着問我，她怎樣來和我在一塊了。同時他驚異地細看我底屋子。這老人是一個可怕的饒舌者。他給伊里納驚着了。他要試她底脈的時候，她把她底手拉走了，而且不把她底舌頭給他看；對於他所有的問題，她沒有答一個字。在所有這些時候中，她只專心地凝視着掛在他頸子上的，大的司坦尼司拉夫 (Stanislaw) 勳章。

『多半她是頭痛得很，』老人說，『不過她是何等地凝視呵！』

我不以為必須將關於伊里納的一切事都告訴他，所以就謊過他去，說那是一篇長故事。

『要是需要的時候就使我知道，』他走去的時候說。『不過現在是沒有危險的。』

我決心和伊里納在一塊呆一天，而且盡量少讓她一個人獨自留下，直到她十分好了的時候。但是知道納特沙和安那安得列耶夫那會焦心的，假如她們空空等我了，所以我決定從郵便上讓納特沙知道，我那天是不能和她在一塊的了。我不能向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寫信。她曾經請我永遠莫要再寄信給她了，在我有一次當納特沙病時送了消息之後。『我底老人虎視我，當他看見從你來信的時候，』她說。『他要知道，可憐的親人，信裏是什麼，但是他不能問，不能決意問。所以他整天

顛倒。而且，親愛的，你只是用信引誘我悶罷了。十二行有什麼用處。人要問你詳細事，你又不在那里。』所以我只寫信給納特沙，而且在拿藥方到藥鋪的時候寄了信。

同時伊里納又睡着了。她微微呻吟，而且在睡眠中發驚。醫生猜對了，她有一種壞的頭痛病。時時她叫喊而且醒來。她帶着絕對的煩惱看着我，彷彿我底注意特別討厭煩一樣。我必須承認，這傷了我。

十一點鐘的時候，瑪司羅波夫露面了。他心裏預先有事，而且似乎是心不在焉的；他只進來一會，就很慌忙着要走。

『兄弟，我並沒有指望你住得很闊綽，』他說，周圍看着，『不過我也沒有想到我會發現你在這樣一個箱子中。這是一個箱子，不是一個住處。不過這不算什麼，有關係的是，這些外面的煩擾，使你離開了你底工作。昨天我們趕車到白布諾夫家去的時候，我想到這回事。憑天然的性情，兄弟，而且憑社會的地位，我是這麼樣一個人：自己不能作什麼聰明事，但卻能向別人說教。現在，聽着；我明後天或者要來看一看，你星期日早晨要準來看我。我希望到那時候這個孩子底問題可以完全』

解決了；那時候我們正正經經地談談事，因為你需要認真地照顧。你不能像這樣生活下去。昨天我只略略一提，現在我卻邏輯地將這放在你面前了。簡單說，告訴我罷，暫時從我用錢你看爲是不榮耀的事嗎？」

「來，莫鬧了，」我插入說。「你不如告訴我昨天那里的事情是怎樣完了的。」

「完結得頂滿意。我底目的達到了，你明白。現在我沒有時間。我只是進來略看一會，告訴你我忙，沒有時間爲你，而且順便看看你是把她放在什麼地方呢，還是你有意自己把她收留起來。因爲這是要思索而且定規的。」

「那我還不準知道哩，而且我必須承認我在等着請教你。我能怎樣收留她呢？」

「嘻，作用人……」

「請莫那樣大聲說話。雖然她病了，她是十分明白的，而且我看出她看見你的時候，她驚了。無疑地她記得昨天。」

於是我將她底行爲和我在她身上看出的一切特點告訴了他。瑪司羅波夫對於我所告訴他

的事情有興趣。我加上說，或者我可以把她安放在一個人家，於是關於我底老朋友就簡單地告訴了他。使我吃驚，他知道點納特沙底故事，而且當我問他怎樣聽說的時候：

「哦，和一點事情相關，我老早就聽說到一點了。」他說。「我已經告訴你了，我認識華爾科夫，司基親王把她送到那些老人那里去，是你底一個好念頭。她只足妨礙你罷了。還有一件事，她需要一種護照。你莫要煩心。我來弄。再見。時常來看我。現在她睡着了嗎？」

「我想睡着了，」我回答。

但是他一走，伊里納就叫我。

「那是誰？」她問。她底聲音顫抖，但是她用同樣專心的，高傲的表情看着我。我不能爲牠找出其他的字。

我告訴她瑪司羅波夫底名字，說藉着他底幫助，我將她從布白諾夫夫人家弄走，而且說布白諾夫夫人很怕他。她底雙頰突然火熱地紅起來，或許是因爲回想到過去了罷。

「她決不會到這里來嗎？」伊里納問，探詢地看着我。

我趕忙向她保證。牠仍然不做聲，而且要把我底手拿到她底發着燒的手指中，但是她又即刻放下了，彷彿回想着她自己一樣。

『不能夠她真個對我覺到這樣厭惡，』我想。『她就是這樣子，不然或者……不然或者是這個可憐的小東西有着這樣多的困苦，她連誰也不相信了。』

在定好了的時刻，我出去取茶，同時到一個酒館去，他們認識我，給我賒賬。我帶了一個罐子，並且爲伊里納帶回了點子鷄湯。但是她不吃，湯就暫時放在爐子上面了。

我將她底藥給了她，於是坐下作我底工作。我想她睡着了，但是偶然轉身看看她，我看見她擡起她底頭，而且專心地觀察着我寫字。我假裝着沒有看見她。

最後她真睡着了，而且使我很歡喜，牠沒有胡話也沒有呻吟地靜靜睡着。我幻想起來。納特沙，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，因爲今天不去，滿可以生我底氣罷，實在，我沉思，對於我底忽略準會傷心的罷，正當或許她是最需要我的時候。她許在這時候有特別的焦慮，或者有什麼事情求我罷，而我卻彷彿是明白地離開了。

至於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呢，我完全不知道第二天要向牠怎樣為自己表白了。我想一過，突然決心向牠們那里都跑一下。我只有差不多兩點鐘不在。伊里納睡着了，不會聽到我走出去。我跳起來，拿起我底外套和便帽，但是正當我要走出去的時候，伊里納叫我。我吃了驚。她能是假裝着睡着了嗎？

我可以在括弧中註明一下，雖然伊里納表示不要向我說話，這些頗為頻繁的請求，一有困難就找我的這種慾望，顯出一種反對的感情來，我承認這實在使我歡喜。

『你意下要把我送到那里去呀？』我走到她跟前時她問我。

她通常都是突然發問，在你沒有料到的時候。這一次我一上沒有了解她底意思。

『你剛纔告訴你底朋友，你意下要把我安置到什麼家庭裏去。我不願去。』

我向她彎下身去；她遍身發熱，另一發燒底襲擊來到了。我開始盡力安慰而且勸撫她，向她保證假如她願意和我在一塊，我不會把她送走到什麼地方去。說着這話，我就脫去我底外衣和帽子。我不能決意把她孤單地留在這樣的情況中。

『不要，走罷，』她說，即刻明白我是要不走了。『我發瞌睡；我就要睡了。』

『但是你獨自怎能行呢？』我說，不確定地。『雖說我兩點鐘工夫準回來……』

『那末走罷。假設我病一整年，你不能全呆在家裏呀。』

她盡力要微笑，而且奇怪地看着我，彷彿和她心裏波動的什麼仁慈感情掙扎着一樣。可憐的小東西雖然有着她底孤離和顯然的不信任，她底柔和的，溫存的心，還閃閃地顯出自身來。

第一我跑到安那安得列耶夫那那里去，她在帶着發熱病的不耐等着我，而且她用責備迎接我；她是在可怕的煩焦中。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午飯後即刻就出去了，她不知道到什麼地方。我有一種預感，她不能夠堅持着不告訴他一切事，自然用暗示，如她平常所作的一樣。她實際上自己承認了，告訴我她不能夠堅持着不和他同享這可喜的消息，但是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卻變得，用她底話說，『比夜還黑，他什麼沒有說。他不說話，甚至不回答我底問題，而且突然在午飯後預備預備，走出去了。』她告訴我這事的時候，安那安得列耶夫那幾乎驚惶得抖索着，而且求我和她呆在一塊，直到尼古來塞爾該伊奇回來的時候。我替自己告罪，而且幾乎坦然地告訴她，或者我第二天也不會

來，而且現在實在是忙着到她這里來這樣告訴她的；這一次我們幾乎吵起來了。她流眼淚，粗暴而且刻毒地責備我，而且只在我到門口就要走出去的時候，她突然撲到我底頸子上，兩隻胳膊抱緊我，告訴我不要和她那樣孤寂的人生氣，不要見怪她底話。

和我底期望相反，我發現納特沙又是獨自一個人，而且說來奇怪，她並不像在頭天和其他時候似的，看見我那樣歡喜了；彷彿我是不受歡迎的，或有點使她着惱似的。當我問她亞歷沃沙那天到她那里來了沒有的時候，她回答：

『自然他來了，不過沒有呆長。他允着今晚上來看一下，』她繼續說，遲疑着。

『昨天晚上他到這里來了嗎？』

『沒——有。他就攔了，』她迅速地加上說。『凡尼亞，你底事情怎樣？』

我看出她要防遏我們底談話，而且開始一個新題目。我更細心地看着她。她顯然是顛倒的。但是看出我瞥看她而且切近地觀察她，她迅速地看着我，而且彷彿是憤怒地並帶着這樣的緊張：她底眼睛似乎對我放光。『她又不幸了，』我想，『不過是不願和我談的。』

回答她關於我底工作的問題，我將伊里納底全盤故事詳細地告訴她了。她極端感受興趣，而且甚至被我底故事感動了。

「好天爺！你怎能把她孤單留下，而且病了昵！」她叫。

我告訴她我底意思那天一點也不想來，但是怕她要氣我，而且或許他需要我。

「需要，」她向她自己說，彷彿沉思着一樣。「或者我切需要你，凡尼亞，但那不如在別的時候。你到我家裏人那里去了嗎？」

我告訴了她。

「是了，誰知道我父親對這消息怎樣看法。不過到了有什麼可看的呢……」

「有什麼可看的？」我重覆說。「這樣的變化！」

「我不知道……他又能到那里去了呢？那時候以前，你以為他是到我這里來了。你知道嗎，凡尼亞，要能夠的時候明天你到我這里來。我或者要告訴你一點事……只是我羞於麻煩你了。不過現在你不如回家到你底客人那里去罷。我料想你出來之後有兩點鐘了。」

「是的，是兩點鐘了。再見，納特沙。嗜，今天亞歷沃沙和你怎樣？」

「哦，亞歷沃沙。不壞……我對你底好奇心驚異。」

「現在再見了，我底朋友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她小心地將手給我，而且背開了我底最後的，告別的希望。我有點吃驚地走出去了。「她有許多要的事呵，」我想，「這不是玩笑的事。明天他就要首先告訴我一切了。」

我悲哀的走回家，而且我一開開門的時候，就可怕地驚戰。現時天黑了。我可以看出伊里納坐在沙發上，她底頭低垂到胸上，彷彿沉入了深的思索一樣。她連看我一下也沒有。她似乎忘然一切了。我走到她跟前。她在向自己喃喃着什麼話。「豈不是她說胡話嗎？」我想。

「伊里納，親愛的，什麼事呀？」我問，在她身旁坐下，而且胳膊圍着她。

「我要走……我不如到她那里去，」她說，不擡起頭來看我。

「那里到誰那里去呀？」我驚異地問。

「到她那里。到布白諾夫那里。她總是看我欠他許多錢；說她化錢埋葬了媽媽。我不願她對媽媽說非禮的話。我要在那里作工，償還她……於是我就自己走開了。不過現在我要回到她那里去了。」

「放安靜，伊里納，你不能回到她那里去，」我說。「她要苛待你。她要毀你……」

「讓她毀我罷，讓她苛待我罷。」伊里納發熱地抓住了這些話。「我不是第一個人。其他比我好的人們也受苛待哩。街上一個叫化的女人告訴我那話。我窮，而且我願意窮。我終身都要窮的。我媽媽臨死的時候這樣告訴我。我要作工……我不要再穿這個衣服……」

「我明天爲你另外買一套。而且我要把你底書拿給你，你要和我在一塊。除非你要走的時候，我不把你送走給任何人去。莫要自己焦心……」

「我要作一個作工的女子！」

「很好，很好。不過安靜下來罷。躺下罷。睡覺罷。」

但是可憐的孩子突然哭起來了。漸漸她底眼淚變成哽咽了。我不知道怎樣處置她好。我給她

水，而且濕了她底太陽筋和頭。最後她完全疲乏的倒在沙發上了，而且她被熱病的抖索克服住了。我把她用我所能找到的東西裹起來，於是她不安神地睡了，不斷發驚而且醒來。雖然我那天並沒有走好遠路，我卻是可怕地困倦，於是決定儘早睡覺。苦人的疑惑擁擠在我底腦子裏面。我預見到我爲這個孩子要有許多困苦。不過我底主要的焦慮還是關於納特沙和她底困苦的。總之，如我現在所記得的，我少有像在那不幸的夜裏沉睡時一般，陷入那樣深的愁悶心情中過。

第九章

我醒得遲，在早晨十點鐘，覺得病了。我覺得眩暈，而且頭發疼。我向伊里納底床看一下。床空了。同時從我小屋底右方有聲音達到我，彷彿有人用掃帚掃着地一樣。我去看。伊里納手裏拿着一把掃帚，而且拉起她那晚之後老穿着的華美衣服，在掃着地板。燃爐的柴木堆在拐角裏了。棹子擦了，壺弄乾淨了。一句話，伊里納在作着家裏的工作。

「聽着，伊里納，」我叫。「誰要你掃地板了，我不願，你病了。你來這里爲我作苦工嗎？」

「誰來這里掃地板呢？」她回答，自己站起來，而且筆直地看着我。「我現在不病了。」

「不過我不是收留你使你作工呵，伊里納。你似乎害怕，我和布白諾夫人一樣，因爲你和我住在一塊不作事，就要罵你罷。你從那里弄來那把可怕的掃帚呢？我沒有掃帚，」我加上說，驚奇地看着她。

「這是我底掃帚。我自己拿到這里來的，我也時常在這里爲外祖父掃地板。以後這掃帚總是

放在爐子下面的。』

我回到別的屋子裏沉思着。或者我許是錯了，不過在我看來，似乎她覺得被我底厚待所壓迫，而且在可能的地方就向我顯示，她是爲着她底生活作着點事情的。

『假如這樣，那是多麼傷懷的性格呀，』我想。兩分鐘後她進來了，而且不做一聲，在昨天的同一的地方，坐在沙發上了，探尋地看着我。同時我燒滾了壺，沏了茶，爲她倒了一杯，而且和一片白麪包一同遞給她，她默默地接過去，而且沒有反對。她二十四點鐘沒有吃東西了。

『看，你用那掃帚髒了你底排場衣服了，』我說，看見她裙子上有一條灰。

她向下看，很使我吃驚，突然她放下茶杯，顯然安靜而且泰然，她雙手拿起棉紗裙子底一邊，而且撕拉一下從頭到底給撕破了。她作了這事的時候，她默默地擡起她底倔強的，閃光的眼睛向着我。她底臉面蒼白。

『你幹什麼，伊里納？』我叫，覺得準是這孩子瘋了。

『這是一件可憎的衣服，』她叫，幾乎興奮得發喘了。『爲什麼你說是一件漂亮衣服？我不要

穿牠！她突然叫，從她那地方跳起來。「我要撕碎牠。我沒有求她把我穿着起來。她自己強迫給我穿的。我已經撕碎一件衣服了。我要撕碎那件衣服！我要撕碎牠，我要撕碎牠，我要撕碎牠……」

於是她忿怒地抓住她底倒楣的衣服。一會她就幾乎給撕成碎布了。她定了的時候，她是那樣蒼白，她難乎能夠站住了。我驚奇地看着這樣狂怒。她帶着一種挑戰的眼光看我，彷彿我也有點侮辱了她一樣。不過我現在知道怎樣辦了。

我決心那早晨爲她買一件新衣服。這個生野的，傷懷的小人，必須用仁慈去馴服。她看來彷彿她就沒有遇見過一個仁慈的人一樣。假如有一次已經不顧嚴厲的處罰，她將另一件同樣的衣服撕成了碎布，那末現在她要帶着何等的忿怒來看這一件呢，當我同她提醒那些可怕的瞬間的時候。

在徒爾苦奇 (Tolkutchy) 市場，可以很便宜地買一件樸素的好衣服。不幸在那時候我就沒有什麼錢。不過在頭夜睡覺的時候，我決心早晨到一個有希望弄點錢的地方去。幸而離市場不遠。我拿起帽子。伊里納專心地觀察我，彷彿期待着什麼一樣。

「你又要把我鎖起來嗎？」她問，當我拿起鑰匙，像昨天和前天似的，要隨後鎖起門來的時候。「親愛的，」我說，走到她跟前去。「莫要爲這生氣。我鎖門，因爲會有人來。你病着，或者要嚇了你。而且也不知道誰不會來的。或者布白諾夫也許想起來呀……」

我故意說這話。我鎖住門，因爲我不相信她。我怕她會突然想起來離開我。我決定謹慎些時候。伊里納沒有說什麼，我又把她鎖起來了。

我認識一個出版家，他在過去十二年胡亂出了許多卷書。我在必須弄點錢的時候，我時常從他那里找點工作。他照規律付錢。我向他請求，他預先付給我二十五盧布，雇我在星期末日編成一篇文章。但是我希望得到時間作我底長篇小說。到最後必需的時候，我常作這樣事。得到錢，我就起身到市場去了。在那里我不久就找到一個我所認識的老婦人，她賣各種的舊衣服。我大概齊向她說了伊里納底身度，她隨即爲我檢出一件淡色的棉衣，價錢極便宜，雖然十分結實，而且至多洗過一次。我買這衣服的時候，也買了一個頸巾。我付錢時，我沉思伊里納也要一件外衣，套衣，或那類東西。天氣是冷的，她簡直什麼也沒有。但是我把那購買拖延到另一時候了。伊里納是那樣驕傲，而

且容易生氣。我想，誰又知道她怎樣看這樣衣服呢，雖然我已經特意檢出這件最普通，盡量不美觀而且樸素的衣服了。不過我爲她買了兩雙綿襪，一雙毛襪。這些我可以借故她病了，而且屋裏冷去給她。她也需要下身衣服。不過這都暫時放下，等我更知道她的時候。於是我替床上買了點舊的幔幕。這是很必需的，而且可以使伊里納很滿足。

帶着這些東西，我下午一點鐘回了家。我底鑰匙幾乎沒有聲音地在鎖中轉動，所以伊里納沒有即刻就聽到我進去。我看見她在桌子那里翻我底書和紙。聽到我，她急忙合起她讀着的書，從桌子走開，全臉紅起來。我一看書。這是用書底形式重印的我底第一部小說，書名頁上有我底名字。

『你不在的時候，有人在這里叩門！』她用似乎譏諷我把她鎖起來的腔調說。

『不是醫生嗎？』我說。『你沒有叫他嗎，伊里納？』

『沒有！』

我沒有回話，卻拿過我底包子，解開牠，而且拿出我所買的衣服。

『這里，伊里納，親愛的！』我走向她跟前說。『你不能穿現在穿着的這樣破布到處去。所以』

我給你買了一件衣服，一件日常的衣服，很便宜。所以你用不着焦心的了。只費了一盧布另二十戈貝克。帶着我最好的願望穿上牠罷。」

我把衣服在她身旁放下。她臉大紅起來，睜着眼睛看了我些時候。

她是極端地吃驚，同時我看似乎她爲了什麼緣故可怕地害羞。但是在她底眼睛裏有一柔和溫存的或物底光。看她沒有說什麼，我就轉身到桌子那里去了，我所作的事情顯然感動了她，但是她用力約束住自己，而且眼向下坐着。

我底頭越來越痛而且眩暈。新鮮空氣沒有使得我好。同時我必須到納特沙那里去。我對她的焦心並不比昨天減少。反之，卻越來越利害了。突然我猜想伊里納叫我。我轉向她。

「你出去的時候莫要把我鎖起來，」她說，向別處看着，而且扣着沙發邊，彷彿她完全注意着作這件事了。「我不願離開你走了。」

「很好，伊里納，我同意。但是要有什麼生人來怎麼辦呢？不知道誰會來呀！」

「那末把鑰匙留給我，我把自己鎖起來，他們叩門我就說，「不在家。」」

她機敏地看着我，不亞於說，「看作得何等簡單呵！」

「誰洗你底衣服？」在我有時間回答她之前，她突然問。

「這裡有一個女人，在這座房裏。」

「我知道怎樣洗衣服。你昨天從那里弄的飯？」

「從一個飯館。」

「我也知道怎樣燒燬，我願意替你燒飯。」

「那好，伊里納。你怎能知道燒飯呢？你胡說……」

伊里納向下看，而且沉默着。她顯然對我底話傷了心了。至少過了十分鐘。我們都沉默着。

「湯！」突然她說，沒有擡起頭。

「湯怎麼什麼湯？」我問，吃驚了。

「我能作湯。媽媽病的時候我時常爲她作，我也時常到市場。」

「看，伊里納，就看你是何等驕傲，」我說，站起來向她那里去，而且在她身旁在沙發上坐下了。

「我照我底心所指示的待你。你是完全孤獨的，沒有親戚，而且不幸。我要幫助你。我困苦的時候，你要同樣幫助我。但是你不那樣看法，而且從我得到最小的禮物，在你也是不舒服的。你即刻就要報償，用工作報償，彷彿我是布白諾夫夫人一樣，而且要因那辱罵你。假如是那樣的，那是一種恥辱，伊里納。」

她沒有答話。她底嘴唇顫抖。我相信她要說什麼話；但是她約束住自己，而且沉默着。我站起來要到納特沙那里去。這次我把鑰匙留給伊里納，求她要有人來而且叩門的時候，要叫出來，問他是誰。我覺得十分準，納特沙遭遇着什麼可怕的事，而且暫時不使我知道，如她以前不止一次所作過的一樣。我決心無論怎樣只進去略看一會，因為怕因為我底堅持激動她。

結果是我對了。她又帶着嚴厲的不高興的眼色迎接我。我應當即刻就離開她，但是我底腿在我下面不管事了。

「我只來一下，納特沙，」我開始，「請教你我怎樣處置我底客人。」

於是我開始簡略地告訴她一切關於伊里納的事。納特沙默默地聽着我。

「我不知道要勸你什麼，凡尼亞，」她說。「一切都顯明她是一個很奇怪的小人兒。或者她被人可怕地壞待而且恐嚇過。無論怎樣，要給時間使她好起來。你想我家裏人照顧她嗎？」

「她老是說，她不離開我到任何地方去。而且誰知道他們要怎樣看待她呢，所以我不知道怎麼辦了。告訴我，親愛的，你好嗎？昨天你似乎並不十分好，」我胆怯地說。

「是的……我頭今天也有點疼，」她心不在焉地回答。「我家裏人你都沒有見到嗎？」
「沒有。我明天去。明天星期六，你知道……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親王晚上來。」

「喔？我沒有忘。」

「不，我只……」

她靜站着，正對着我，而且專心地看着我底臉好久。在她底眼睛裏有一種堅決，固執底神氣，有一種發熱而且忿怒的東西。

「看這里，凡尼亞，」她說，「慈悲罷，走開罷，你攪擾我。」

我從椅子上站起來，而且看着她，說不出地吃驚。

「納特沙，親愛的，什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事情哪？」我驚詫地叫。

「沒有發生什麼事。明天你就都知道了，但是現在我要孤獨。你聽到嗎，凡尼亞？即刻走開。我受不了，看你我受不了！」

「但是至少告訴我……」

「明天你就都知道了！哦，我底上帝！你走嗎？」

我走出去。我是這樣被壓制，我就難乎知道我在作着什麼事。瑪夫拉驚跑到過道裏迎我。

「怎麼，她生氣了嗎？」她問我。「我怕到她跟前去。」

「不過她是怎麼回事呢？」

「噓，我們底年青先生三天沒有在這里露鼻子了！」

「三天！我吃驚地重覆。『噓，昨天她告訴我他早晨到這里來了，而且晚上還要來……』」

「她告訴了嗎？早晨他就沒有到我們跟前來！我告訴你，我們三天沒有看到他了。你不是說，昨天她告訴你他在早晨來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她那樣說過。」

「噫，」瑪夫拉說，沉思着，「要是她向你也不承認，那一定是傷了她致命的地方了。噫，他是一個可惡的人！」

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我叫。

「意思是我不知道對她怎麼辦，」瑪夫拉說，支拉起手來。「昨天她派我到他那裏去，但是兩次都在我起身的時候叫我回來了。今天她甚至不向我說話了。但願你能見到他。現在我不敢離開她。」

我衝下樓梯，不知所措了。

「今晚你到這裏來嗎？」瑪拉夫在我後面叫。

「看罷，」我向上對她叫。「我許跑到你這裏來問她怎樣了。只要我自己還活着的話。」

我實在覺得，彷彿有種東西打擊了我底本心了。

第十章

我直接到亞歷沃沙那里去。他和他父親住在小莫司加亞 (Morshka ya)。華爾科夫司基親王有頗大的一層樓，雖然他獨自過活。亞歷沃沙在層樓中有兩間精緻的屋子。我很少去看他，實際上我相信以前只有一次。他來看我的次數多得多了，尤其在一上來，在他和納特沙初期有關係的時期。

他不在家。我直接到他屋裏去，而且給他寫了下面的條子：

「亞歷沃沙，你似乎瘋了。因為星期二晚上你父親自己求納特沙給他作你妻子的光榮，我自己親眼看見你對於他底舉動高興，那末你必須承認你底行爲有點奇怪。你可知道你在向納特沙作着怎樣的事嗎？無論怎樣，這個字條要提醒你，你對於你未來妻子的行爲是極端輕浮而且沒有價值。我很明白我沒有權柄教訓你，但是我一點也不介意。」

「再者——關於這封信她一點也不知道，而且實在將你底事告訴我的並不是她。」

我封起信來，留在他底棹子上。回答我底問話，僕人說道，亞歷克舍彼得羅維奇就不大落家，而且他現在不會回來，總得等到清晨幾點鐘了。

我幾乎就不能回家了。我被眩暈所制服，我底腿軟弱而且顫抖。我底門開看。尼古來塞爾該伊奇伊須曼耶夫在坐着等我。他坐在桌子跟前，默然驚奇地看望着伊里納，她也帶着不相下的驚奇看望他，雖然她固執地沉默着。「準的，」我想，「他一定以為她奇怪。」

「噫，我底孩子，我等了你好一點鐘了，而且我必須承認，我決沒有指望找到……這樣的東西」他繼續說，向屋裏四圍看望，帶着一種不大覺得到的對於伊里納的暗示。

他底臉面表現他底驚訝。但是更爲切近地看她，我看出激動和悲痛底表徵來。他底臉面比平常更蒼白。

「坐下，坐下，」他帶着心裏有事而且焦慮的神氣說。「我急忙地到你這里來。我有點事向你說。不過什麼回事呀？你變了相了。」

「我不舒服。我整天眩暈。」

「留心，你一定莫要將這忽略過。你着了涼還是怎樣呢？」

「不是，只是神經的襲擊罷了。我有時候有。不過你不是不舒服嗎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！這沒有什麼；這是興奮。我有點事要說。坐下。」

我搬過一張椅子，靠桌子坐下，臉對着他。老人向我彎下身，而且用半低語向我說：

「留意，莫要看她，卻彷彿我們在說着別的事。你弄到這裡的是何種的客人？」

「我以後要向你解釋，尼古來塞爾該伊奇。這個可憐的孩子在世上是絕對孤獨的。他是時常住在這裡，死在蜜餞舖的那個老司密斯底外孫女。」

「呀，他有一個外孫女！我底孩子，她是一個奇怪的小東西！她是怎樣地凝視，怎樣地凝視！我坦然告訴你，你要不進來，我不能再忍受五分鐘了。她不大想開門，而且這些時沒作一聲！這十分古怪；她不像一個人。不過她怎樣來到這裡的呢？我猜想她來看她底外祖父，不知道他死了？」

「是的，她是很不幸的。老人在他要死的時候想到她。」

「哼！她似乎照料她底外祖父。以後你要全盤告訴我。她要是那樣不幸，或者總可以想法幫助

她呀。不過現在，我底孩子，你能告訴她走開嗎，因為我要向你談點嚴重的事。」

「不過她沒有地方去呵。她住在這裡。」

我盡力用很少的話解釋，加上說，他可以在她面前說話，因為她只是一個孩子罷了。

「實在……她是一個孩子。不過你使我吃驚了，我底孩子。她和你住在一塊好天爺！」

於是老人又驚奇地望着她。

伊里納覺得我們在談論她，默然坐着，低着頭，而且用指頭扣着沙發邊。她已經有工夫穿上她底新衣服了，這十分適合她。她底頭髮比以前梳得更細心，或者是慶祝她底新衣服罷。總之，要不是爲了她底表情底奇異的生野，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孩子。

「簡短明白，這是我所必須告訴你的，」老人又開始。「這是一件長的事，一件重要的事。」

他向下看坐着，帶着嚴重而且沉思的神氣，而且不問他底急忙和「簡短明白」也罷，他找不出話來開始。「什麼事來了，」我奇怪。

「你可知道。凡尼亞，我到你這裡來求一種很大的恩惠。不過第一……因為我自己現在了然

了我必須向你解釋或些情況……很精細的情況」

他清他底喉嚨，並且偷看我一下；看了就臉紅；臉紅了就因爲自己底笨拙生自己底氣；他生着氣，而且勉力向下說。

「嘻，有什麼要解釋的！你自己明白！總之是，我要向華爾科夫司基親王挑戰決鬥，我求你布置，而且作我底第二人。」

我向後跌在我底椅子上，凝視着他，吃驚得不知所措了。

「嘻，你呆看什麼？我沒有瘋。」

「不過，原諒我，尼古來塞爾該伊奇拿什麼藉口帶什麼目的？而且實際上怎麼能夠？」

「藉口目的！老人叫『這好！』」

「好了，好了。我知道你要說什麼；不過你底動作有什麼好處？你從決鬥可以得到什麼？我必須承認我不明白。」

「我想你不會明白。聽着，我們底官司完了（這就是說，不幾天就完了。只有一點形式了。）我

打敗了。我得付一萬；這是法庭底判決。伊須曼耶夫加作保證。所以現在這個卑下的人得準了他底錢，不要了伊須曼耶夫加我就付清了他底賠款，而且成一個自由的人了。現在我可以擡起頭來而且說，「在過去兩年，可敬的親王，你總這樣那樣侮辱我；你玷污了我底名字，和我家族底榮耀，而我被強迫着忍受這一切！那時候我不能向你挑戰決鬥。那時候你會公然說，『你刁狡傢伙，你要殺死我，因為你不要付我你預先見到遲早要判決你付我的錢。不，第一我們要看官司怎樣完結，那時候你可以向我挑戰了。』現在，可敬的親王，官司定規了，你穩當了，所以現在沒有困難了，你高興和我在決鬥場上見嗎？」這是我所要向你說的。你想我沒有權柄爲自己復仇嗎？爲了一切，爲了一切？

他底眼睛閃光。我沒有說話看了他好久。我要參透他底祕密思想。

「聽着，尼古來塞爾該伊奇，」最後我說，決心在真正的要點上說話，沒有這我們不能彼此了解。『你能和我完全公開嗎？』

『我能，』他堅決地回答。

『坦白地告訴我。是僅只復仇感情鼓動你向他挑戰呢，還是你懷有其他目的呢？』

「凡尼亞，」他回答，「你知道，我不讓一個人觸到我或些地方，不過在現在的情形我要作一個例外。因爲你帶着你底清楚的見識，即刻就看出我們是不能避開要點的了。是的，我有另外的目的。那目的就是救我失去的女兒，將她從毀滅底路上拯救出來，近來的事情正在趕她走上那條路了。」

「不過你怎樣用這個決鬥救她呢？這是問題。」

「藉着阻礙現在他們間所計畫着的一切。聽着；莫要以爲我是被父親的溫存，或者那類的弱點所鼓動的。那都是胡說！我向誰也不顯出我最內部的心來。就是你也知道。我底女兒棄了我，和一個愛人離開了我底家，我就將她拋出我底心外了——就在那晚上我就將她永遠拋出我底心外了——你記得罷？假如你看見了我對她底畫像啜泣，那並不就是說我要寬恕她。那時候我沒有寬恕她。我爲我底失去的幸福，爲我底空枉的夢想哭泣，並不是照她那樣子而爲了她。或者我時常哭泣。我並不羞於承認，就正如我不羞於承認有一時我愛我底孩子勝過地上的一切一樣。這一切現在似乎都誹謗我底動作。你可以向我說，「假如是這樣，假如你對於你已經不看作女兒的她底

命運是漠不關心的，那你爲什麼要干涉他們在那里所計畫着的事情呢？」我回答：第一，我不願讓那個卑下的，狡猾的人勝利，第二，從一種普通的人類感情。假如她不再是我底女兒了，她卻是一個無防衛而且受了欺騙的弱人，她就要受更進的欺騙了，使得她可以完全毀了。我不能直接地干涉，但卻可以間接地，用決鬥，我可以的。假如我被殺死了，或者流了血，一定她不會走過我們底界限，或者走過我底屍體，在殺我的劊子手底兒子身旁，在祭壇跟前站着，像那個君王底女兒一樣（在你用來學讀書的那本書裏，你記得嗎？）坐在四輪馬車裏從她父親底屍身上趕過去罷？而且假如鬧到決鬥，我們底親王們自己也就不顧到婚姻了。簡單說，我不要那婚姻，而且我要作我所能作的一切去防止牠。現在你明白我了嗎？」

「不明白。假如你要納特沙好，你怎能夠決心阻礙她底婚姻呢，那是能夠建樹她底好名聲的事？她前面有着她底全部生活；她需要她底好名聲。」

「她應當唾棄世人底意見。她應當這樣看法。她應當明白她底最大的侮辱是在那婚姻中，是在和那些下流人，和那卑污社會有關係。一種高貴的驕傲——這應當是她對於世人的答語。那時

候我或者可以同意向她伸出一隻手來，而且那時候我們可以看誰敢侮辱我底孩子！」

這種無望的理想主義使我吃驚。但是我即刻看出他不是他自己了，而且是在盛怒之下說着話的。

「那太理想了，」我回答，「因此是殘酷的。你在向她要求着一種力量，這或者是在她生時並不曾給她的。你以為她同意這婚姻是因為她要作親王夫人嗎？她在戀愛着；那是熱情；那是命運。你指望她輕視輿論，而你自己卻在她面前鞠躬親王侮辱過你，公然罵你有使自己和親王家底聯合的下流陰謀，於是你現在在這樣推論：假如在他們那方面正式提婚之後，她要拒絕他們，那對於舊的誹謗，自然是一種最圓滿，最明白的駁斥了。這是你藉此可以得到的東西。你在服從着親王自己底意見，你在掙扎着他承認他底錯誤。你渴望着使他成爲笑柄，在他身上爲自己復仇，而且爲了這你要犧牲你女兒底幸福。這不是自私嗎？」

老人抑鬱而且蹙眉的坐着，好久他沒有回答一個字。

「你對我不公平，凡尼亞，」最後他說，而且一顆眼淚在他眼毛上閃灼。「我賭咒你不公平。不

過我們放下那事罷！我不能在你面前把我底心翻轉過來。」他繼續說，站起來而且拿他底帽子。『一件事情我要說——你剛纔說到我女兒底幸福。我對那種幸福是絕對而且不假借地沒有信心。除此之外，那婚姻是決不會實現的，即或沒有我底干涉也能。』

『怎麼這樣呢？什麼使你這樣想呢？或者你知道點什麼消息嗎？』我帶好奇地叫。

『不。我並不知道什麼特別事情。不過那個該詛咒的狐狸，是決不能決意於那樣事情的。都是胡說，都是圈套。我準相信這樣，而且記着我底話，結果也是這樣。第二，即使那婚姻實現了，那也就只因為那個無賴要藉此得到什麼特殊的，神祕的利益纔行——這利益沒有人知道一點，而且我完全不能明白——那末告訴我，問你自己底心，在那種婚姻中她會幸福嗎？辱罵，卑微，和一個已經厭倦她底愛情的壞孩子一同過她底生活，而且他一結婚就要開始忽略她，侮辱她，並且微屈她了。同時在他底熱情冷些的時候，她自己底熱情卻生長得更強了；嫉妬，痛苦，地獄，離婚，或者犯罪底自身……莫要，凡尼亞！假如你們都在爲那目的而工作着，而且你也在其中有着關係，你就必得向上帝回答這件事。我警告你，雖然到那時候要太遲了！再見。』

我止住他。

「聽着，尼古來塞爾該伊奇。讓我們決定等一等罷。我向你保證，不僅是一雙眼睛在觀望着這件事。或者不用暴力和人工的干涉——例如決鬥——這件事就會用最好的方法自己定規了。時間是最好的公斷人。而且最後，我告訴你罷，你底整個的計劃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你目下能設想華爾科夫司基親王會接受你底挑戰嗎？」

「不接受你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賭咒他不會；而且相信我，他會找一個完全滿足的方法擺脫掉；他會帶着炫博的尊嚴作這一切事，而且同時你會成一個被人嘲笑的目標……」

「我敢斷言，我底孩子，我敢斷言！你只是壓服我！他怎能拒絕接受？不能，凡尼亞，你只是一個羅曼派，你簡直是一個羅曼派！噫，你以為他和我戰有什麼不相配嗎？我和他正是一樣好。我是一個老人，一個被侮辱的父親。你是一個俄國作家，因此也是一個可敬的人。你可以作第二個，而且……而且……我不明白你還要怎麼樣……」

「噫，你會看見的。他會拿出這樣藉口，使得你要首先看出，使他和你戰是完全不可能的。」

「哼……很好，我底朋友。隨你自己去罷！我等待，就是等待或一個時候。我們可以看時間能作什麼。不過有一件事情，親愛的，拿你底名譽向我擔保，你莫要在那里，也莫要向安那安得列耶夫那說這次的談話。」

「我允許。」

「給我另外一種厚惠，凡尼亞，決莫再開始談這題目。」

「很好，我允許。」

「還有一個請求：我知道，親愛的，在你或者是無味的，不過你只要能來的時候就來看我們。我底可憐的安那安得列耶夫，那是那樣喜歡你……而且……沒有你她是那樣悲慘……你明白，凡尼亞。」

於是他熱誠地壓我底手。我滿心滿意允許他。

「現在，凡尼亞，最後的精微問題。你有錢嗎？」

『錢？』我驚異地重覆。

『是的。』（於是老人紅了臉，而且向下看。）『我看你，我底孩子，看你底住處……看你底景況……而且當我想到你許有其他的，外面的化費的時候（我想現在就許有，）於是……這里，我底孩子，是一百五十盧布，作爲第一次付款……』

『一百五十！作爲第一次付款。而且你正輸了官司！』

『凡尼亞，我看你一點也不明白我！你可以有例外的需要，明白這個。在有些情形中，錢可以助成一種獨立的地位，一種獨立的決定。或者你現在不需要，不過在將來你不爲什麼事需要牠嗎？無論怎樣我把錢留給你。這是我所能集攏來的一切。假如你不化掉，你可以給還我。現在再見了。我底上帝，你是何等蒼白！你完全病了……』

我沒有反抗地拿了錢。爲什麼他把錢留給我十分顯明的。

『我就不大能站起來了，』我回答。

『你必須留心你自己呀，凡尼亞，可愛的人！今天不要出去。我要告訴安娜，安得列耶夫，那你在

怎樣情況中。你不應當請個醫生嗎？我要看你明天怎樣；無論怎樣我盡力來，只要我自己能拖得動我底腿。現在你不如躺下……好，再見了。再見，小女孩；她轉過身去了！聽着，親愛的，這是另外五盧布。這是給那孩子的，不過不要告訴她我給她的。就只化在她身上就是了。爲她買點鞋或下身衣服。她一定需要各種東西。再見了，親愛的……」

我同他走下去到大門跟前。我必得叫看門的出去爲我弄點飯。伊里納還沒有用過午餐。

第十一章

但是我一重行走進來，我就覺得頭發暈，而且跌在屋子中間了。除了伊里納底銳叫，我什麼也不記得。她卸住她底手，而且飛奔來幫助我。這是遺留在我記憶裏的最後的瞬間……

我恢復意識的時候，我發現我自己在床上了，伊里納以後告訴我，藉了看門的——他帶着吃食東西走進來——幫助，她把我弄到沙發上了。

我醒了幾次，而且時常看着伊里納底慈悲的，焦心的小臉，斜臨在我底身上。但是我記起那一切彷彿是在夢中，彷彿經過一層迷霧，而且那可憐的孩子底親愛的小臉子一閃閃地來到我跟前，經過我底昏迷，像一個異象，像一幅圖畫。她拿東西給我喝，安排我底被物，或者帶着苦楚而且害怕的臉面看着我坐着，而且用手指弄平我底頭髮。一次我記得她在我臉上的溫存的接吻。又一次突然在夜間醒來，藉着放在我床旁小桌上的逐漸燒盡的燭光，我看見伊里納熱的面頰安放在她底手上，臉放在我底枕頭上躺着，而且她底蒼白的嘴唇在不安的睡眠中半開着。但是只在第二天一

清早，我纔完全恢復了我底意識。蠟燭完全燒完了。朝日底活潑的，玫瑰色的光，已經在牆上遊戲了。伊里納在靠棹子坐着，熟睡了，她底疲倦的小頭枕在她底左胳膊上，我記得我凝視了她底孩子氣的臉面好久，那臉面就是在睡眠中也充滿了並不孩子氣的憂傷，和一種奇怪的，病的美。臉是蒼白的，有長的箭似的眼毛橫在瘦的面頰上，和漆黑的頭髮濃厚地打成一個粗心的結子垂在一旁。她底另外一隻胳膊放在我底枕頭上面。我很溫存地親那瘦小的胳膊。但是那可憐的孩子並沒有醒，雖然在她蒼白的嘴唇上有着微笑底弱光。我繼續凝視着她，所以靜靜地沉入酣熟而且養人的睡眠了。這一次我幾乎一直睡到日中。我醒來的時候，我覺得幾乎又好了。軟弱感覺和四肢沉重是我底病所遺留下來的唯一痕跡了。以前我有過這樣突然的神經的襲擊；我很了然牠們。這襲擊通常總在二十四點鐘之內就過去了，雖然在那時候中病象是鋒利而且凶猛的。

近乎日中了。我看見的第一件東西是我頭天所買的幔幕，這穿過拐角掛在一條繩子上。這是伊里納安排的，遮起拐角來作為她自己用的一間隔開的屋子。她在爐子前坐着，燒着開壺。看見我醒了，她歡快地微笑，而且即刻走到我跟前來了。

「親愛的，」我說，拿着她底手，「你終夜照拂我。我不知道你是這樣仁慈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照拂你呢？或者我終夜都睡着了呵，」她說，帶着羞怯的，好皮氣的狡黠看着我，而且同時對於自己底話，滿面羞容地紅起臉來了。

「我醒來而且看見你了。你在天亮的時候纔睡着。」

「你要點茶嗎？」她插入說，彷彿覺得難以繼續這談話了，一切精細謙虛而嚴肅誠實的人在他們受恭維時都容易那樣作的。

「我要，」我回答，「不過你昨天吃午飯了嗎？」

「我沒有吃午飯，不過我吃了點晚飯。看門的拿來的。不過你莫談話。靜睡着。你還沒有完全好，」她加上說，給我拿點茶來，而且在我床上坐下。

「靜睡着，實在的！我要靜睡着，不過直到天黑，那時候我就要出去了。我實在必須，力諾須加 (Ienotshka) 』

「哦，你必須，你必須嗎！你要去看誰？不是昨天到這里的先生罷？」

「不，我不是要到他那里去。」

「好，我高興你不是。是他昨天使你顛倒錯亂的。那末到他女兒那裏去嗎？」

「你知道他女兒什麼？」

「你們昨天說的話我都聽到了，」她說，向下看着。她底臉上愁雲密布。她蹙起眉來。

「他是一個可怕的老人，」她加上說。

「你一點也不知道他。正相反，他是一個很仁慈的人。」

「不，不，他壞。我聽到了，」她帶着確信說。

「嘻，你聽到什麼了？」

「他不寬恕他底女兒……」

「不過他愛她呀。她對他行爲壞；他爲她煩燥焦心。」

「爲什麼他不寬恕她？假如他現在寬恕她，她不應當回到他那里了。」

「怎麼這樣爲什麼不？」

「因為他不應當得到她愛他了，」她激昂地回答。「讓她永遠離開他，讓她去要飯，讓他看他的女兒要飯，去不幸去罷。」

她底眼睛閃光，她底面頰熾熱。「她底話後面必然有着什麼，」我想。

「你意思是要把我送到他家去嗎？」她停一下加上說。

「是的，伊里納。」

「不，我不如找一個地方作僕人。」

「唉，你所說的一切都是何等錯誤，力諾須加！而且是何等的胡說！誰要你作僕人？」

「無論什麼農人，」她不耐地回答，越來越向下看了。

她顯然是性情發火了。

「一個農人不要你那樣的女孩爲他工作，」我說，笑着。

「那末就到一位紳士家呀。」

「你那樣皮氣住在紳士家？」

「是呀。」

她越激動，答話就越唐突。

「不過你決受不了。」

「我受得了。他們罵我，我故意不說什麼話。他們打我，但是我不說話，我不說話。讓他們打我罷——我怎樣也不哭，我不哭甚至會更惹他們惱。」

「實在的，伊里納！何等的苦楚，而且你是何等驕傲呵！你一定見過許多困苦了……」

我站起來，而且走到我底大桌子跟前。伊里納仍然坐在沙發上，夢幻地看着地板，而且扣着沙發邊。他沒有說話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對我底話生氣了。

靠桌子站着，我機械地打開頭天爲編文章帶來的書，而且漸漸專注到書裏面了。在我時常這樣：我去打開一本書看點什麼，於是讀下去，使得我忘記了一切。

「你時常寫什麼？」伊里納帶着膽怯的微笑問，靜靜地到桌子跟前來。

「各種東西，力諾須加。他們爲這給我錢。」

「請願書嗎？」

「不，不是請願書。」

我盡力向她解釋，我對於不同的人們寫出各種的故事，用這些故事作成書，叫着長篇小說。她帶着大的好奇傾聽。

「你寫的都是真的嗎？」

「不，我造作的。」

「爲什麼你寫不真的東西呢？」

「噫，這里，讀牠罷。你看這本書；你已經見到過了。你能讀，你不能嗎？」

「能。」

「那末你可以看出了。我寫了這本書。」

「你？我要讀牠……」

她顯然渴望着說什麼，但是覺得困難，而且很興奮。在她底問話下有什麼東西隱藏着在。

「他們爲這付很多錢嗎？」最後她問。

「碰着看。有時候付許多，有時候沒有什麼，因爲作品不成。這是困難的工作，力諾須加。」

「那末你不有錢了？」

「不，不有錢。」

「那末我要工作而且幫助你。」

她迅速地警看我，紅了臉，低垂下眼睛，而且向我走了兩步，突然將胳膊撲抱着我，臉緊緊地壓在我底胸膛上；我驚異地看着她。

「我愛你……我不驕傲，」她說。「昨天你說我驕傲，不，我並不那樣。我愛你。你是唯一的關心我的人……」

但是她底眼淚壅塞着她了。一會以後，眼淚像頭天一樣凶猛地湧流出來了。她在我面前跪下，吻我底手，我底脚……

「你關心我！」她重覆說。「你是唯一的人，唯一的人。」

她癡癡地擁抱我底膝，她壓抑了這久的所有感情，突然爆發出來了，用無可約束的爆發，而且對於一顆心底奇異的倔強我是明白的，牠一時畏縮地蒙蔽着牠的感情，表現和吐露底需要越強，就蒙蔽得越嚴厲，越固執，直等到無可避免的爆發到來，那時整個的生命忘去了自身，而且將自身置之於對愛的渴求，置之於感恩，置之於感情，而且置之於眼淚了。她啜泣着，直等到她變成歇斯特里的了。我用勁鬆開了她底胳膊，拉起她來，把她弄到沙發上。她繼續啜泣了好久，將臉藏在枕頭裏，彷彿羞於見我一樣。但是她緊握着我底手，而且把牠老壓在她底心上。

漸漸她平靜些了，但是她仍然沒有向我擡起臉來。她底眼睛兩次掃過我底臉，眼中有一種大的溫存，和一種膽怯而且畏縮的情緒。

最後她臉紅而且微笑了。

『你好些嗎？』我問，『我底銳感的小力諾須加，我底病小孩！』

『不是力諾須加，不是……』她低聲說，臉還藏躲着我。

『不是力諾須加？那末是什麼呢？』

『涅麗(Nellie)』

『涅麗？爲什麼必須是涅麗呢。只要你高興；這是一個很漂亮的名字。要是你願意，我就這樣叫你。』

『這是媽媽叫我的。沒有別人那樣叫我過，除了她沒有人……而且除了媽媽我不要任何人那樣叫我。不過你那樣叫我。我要你叫我。我願常常愛你，常常。』

『一顆可愛的而且驕傲的小心。』我想。『得到叫你涅麗的權柄費了我好長時間呵！』但是現在我知道永遠得到了她底心了。

『涅麗，聽着，』她一平靜些的時候我就說。『你說除了你媽媽，就沒有別的人愛過你。真的你外祖父沒有愛過你嗎？』

『沒有，他沒有。』

『然而你爲他哭呵；你記得嗎，在這裡，在樓梯上。』

有一會她沒有說話。

「沒有，他沒有愛過我……他壞。」

一陣痛苦的神色來到她底臉上了。

「不過我們一定莫要太嚴厲地批評他了，涅麗，我想他因為上了年紀變成完全孩子氣了。他死的時候似乎瘋了。我告訴你他是怎樣死的。」

「是的。不過他在最後一個月纔開始完全不記事的。他成天坐在這裡，而且我要不到他這裡來，他會不吃不喝坐上兩三天的。以前他要強得多了。」

「你說「以前」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在媽媽死以前。」

「那末是你給他拿來飲食了，涅麗？」

「是的，我時常拿。」

「你從那里弄來的？從布白諾夫夫人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決沒有從布白諾夫拿過任何東西。」她用戰慄的聲音加重地說。

「你從那里弄來的呢？你什麼也沒有，你有嗎？」

涅麗變成可怕地蒼白，而且沒有說什麼話；她給我以長時的，長時的看望。

「我時常在街上要飯……我有了五個戈貝克的時候，就時常給他買麵包和鼻煙……」

「他讓你嗎？涅麗！涅麗！」

「一上來我沒有告訴他作這種事。不過他察覺的時候，他自己時常叫我出去，我時常站在橋上，向過路的人求乞，他總靠近橋走來走去，他看見人給我什麼的時候，他總就向我衝來，而且把錢拿去，彷彿我要向他瞞藏起來，不是爲他要的一樣。」

他說這話的時候，他微笑出譏刺的，悽楚的微笑。

「這都是在媽媽死了的時候，」她加上說。「那時候他似乎完全瘋了。」

「那末他一定很愛你媽媽了。他怎麼不和她住在一處？」

「不，他不愛她……他壞，而且沒有寬恕她……像昨天那個壞老人一樣，」她安靜地說，幾乎是低語了，而且越來越蒼白。

我驚起來了。全篇戲劇底結構似乎在我底眼前一閃。在棺材匠家在地窖裏死去的可憐婦女，時常訪問詛咒他媽媽的老外祖父的她底那孤女，在他底狗死後死在蜜餞舖裏的那個奇怪瘋狂的老人。

『阿榮加總是媽媽底狗，』涅麗突然說，因什麼回憶微笑着。『外祖父有一時是很愛媽媽的，媽媽離開他的時候，她把阿榮加留下了。這是他那樣愛阿榮加的緣故。他沒有寬恕媽媽，但是狗死的時候他也死了，』涅麗嚴厲地說，而且微笑從她臉上消失了。

『他在舊時作什麼，涅麗？』短時停頓之後我問她。

『他是時常有錢的。……我不知道他作什麼，』她回答。『他有一種工廠。媽媽這樣告訴我的。一上來媽媽總想我太小，一切事都沒有告訴我。她總吻我而且說，「你要知道一切事情的，你要知道一切事情的時候是要來到的，可憐的，不幸的孩子！」她時常講我可憐不幸。有時候夜間她以為我睡着了的時候（雖然我只是故意假裝睡着了，）她總是在我身上哭，她要吻我而且說，「可憐的，不幸的孩子！」』

「你媽媽怎麼死的？」

「害癆病；這是六星期以前了。」

「你外祖父有錢的時候，你記得嗎？」

「不過那時候我還沒有出世哩。媽媽在我出世之前離開外祖父走了。」

「她和誰走的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」涅麗輕輕地說，彷彿遲疑着一樣。「他到外國去了，我是在那里出世的。」

「國外那裏？」

「在瑞士。我那里都到過了。我到過意大利，也到過巴黎。」

我吃驚了。

「你全記得嗎，涅麗？」

「我記得許多。」

「你俄文怎麼學得這樣好呢，涅麗？」

「媽媽在那時候就時常教我俄文了。她是俄國人，因為她媽媽是俄國人。外祖父是英國人，不過他也正像是俄國人一樣。我們一年半前來到俄國的時候，我就通盤學會了。媽媽那時候就病了。於是我們越來越窮了。媽媽時常哭。一上來她在彼得堡這里找了外祖父好久，而且時常哭着說，她對於他的行為壞。她是何等常哭呵！她知道外祖父窮的時候，她哭得比以前更多了。她時常寫信給他，他決不回信。」

「爲什麼你媽媽回到這里來呢？只是爲看她爸爸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不過在那里我們是那樣的快樂。」於是涅麗底眼睛閃着火光了。「媽媽時常和我單獨地過活。她有一個朋友，像你一樣的仁慈的人。在她走開之前他就認識她了。不過他死在那里，媽媽回來了……」

「那末你媽媽是和他一陣離開你外祖父走了？」

「不，不是和他。媽媽和另外一個人走的，而且他離開了她……」

「他是誰呢，涅麗？」

涅麗看一看我，並且沒有說話。她顯然知道和她媽媽一同出走，或者是她爸爸的那個人底名字。就是向我說那名字，在她也是痛苦的。

我不願用問題攪擾她。她底性格是一個奇怪的性格，精神過敏而且焦躁，雖然她壓抑着她底衝動，可愛，雖然她在驕傲和矜持底屏障後面防衛起自己來。雖然她用她底全心，用最坦白而且純真的愛來愛我，幾乎就同愛她那她一說到就有痛苦的亡母一樣，然而在我和她認識的所有時日中，她就不大和我坦坦白白，而且除了在那一天，她就不大覺得有感於衷要向我說她底過去；反之，她和我倒彷彿是嚴然矜持的，不過在那一天，因了打斷她底故事的那痙攣的悲慘啜泣，她在幾點鐘中，將在她底記憶中最爲使她痛，他使苦的一切，都告訴我了，而且我決不會忘記那可怖的故事，不過大部分要等以後再說了……

這是一個可怕的故事。這是無人問的，幸福破壞之後還活着，病，乏，被人人扔棄，被她所能期待的最後一人——她底父親，一次被她錯待，因爲受不了的痛苦和微屈而發了瘋的，——拒絕的一個婦女底故事。這是被逼入絕望，在彼得堡底冷而髒的街上徘徊，和她看爲嬰孩的小女孩一回求

乞的一個婦女底故事；這是在陰濕的地窖中幾個月纔死滅，而她父親在她生活最後瞬間還拒絕寬恕她，只在最後纔後悔了，急忙去寬恕她，不過發現她是一具冷屍，而不是他愛之勝過地上一切的婦女了，這樣一個婦女底故事。

這是瘋老人和小外孫女間的神祕難了解的關係底奇異故事；她已經了解他了，而且雖則是一個孩子，已經了解了許多事情了，這在多年過着平穩而且小心防衛起來的生活的有些人，是不能作到的。這是一個悽慘的故事，這是在彼得堡底沉重的天空之下，在大城市底黑暗祕密的拐角裏，在令人頭暈的生活擾亂，幽暗的自私，衝突的利益，陰鬱的罪惡和祕密的犯罪中，在那無意味而且變態生活底最下層的地獄裏面，沒有人見，幾乎神祕地時常演作的許多悽慘而且悲痛的戲劇中的一個……

但是那故事要以後纔說了……

第三部

第一章

我從抑鬱的惡夢醒來，並且回到現實之前，暮光下降，夜晚到來了。

「涅麗，」我說，「你是病着而且顛倒的，但是我必得留下你孤單單的，流淚而且悲傷。親愛的！原諒我，而且讓我告訴你罷，另外還有一個人，她是被愛了而且沒有被寬恕，她是不幸的，被侮辱的，而且被棄了。她在等着我。現在在你底故事之後，我覺得要到她那里去，至於不即刻，就在這一分鐘就看見她，我受不了。」

我不知道她完全了解我所說的話不。我被她底故事和我底病所顛倒了；但是我卻衝向納特沙家裏去了。我到的時候天晚了，九點鐘了。

在街上我看見一輛馬車，放在納特沙住的房子底門跟前，於是我幻想這是親王底馬車。入道橫穿過院子。我一上樓梯，就聽到在我上面幾級，有人在細心地摸索着路，顯然對於這地方不熟悉。我想像這一定是親王，但是我一會就開始懷疑了。這陌生者不斷怨謗着而且咒罵着樓梯，當他向上去的時候，而且在他前進時，話就越來越強，越凶了。自然樓梯是窄狹，骯髒，陡峻，而且決不點亮的；但是我在三層樓所聽到的是這樣的話，我不能相信是親王：向上去的紳士像一個趕車夫一樣咒罵着。但是在三層樓上有着微微的光；在納特沙底門跟前點着一盞小燈。我在門跟前趕上了這陌生者，當我認出他就是華爾科夫司基親王的時候，我是何等吃驚呵！我幻想他對於這末不意地碰到我，是極端發惱的罷。一上來他沒有認出我來，但是突然他底全臉改變了。他一上的生氣和憎惡的眼色，舒散成一種和藹的，快活的表情了，而且帶着異常的高興，向我伸出他底兩隻手來。

「唉，是你呀！我就要跪下去謝上帝，我底生命安全了！你聽到我咒罵了嗎？」

於是他以最好意的方式笑起來。但是突然他底臉擺出一種熱誠而且不安的表情。

「亞歷沃沙怎麼能讓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住在這樣一個地方！」他說，搖着他底頭。「就正

是這些所謂瑣屑事，纔顯得出人是怎樣的人哩。我爲他着急。他是好性情的，他是慷慨的心，但是這裏你有一個例子：他發狂地戀愛着，然而他把他所愛的女子放進這樣的一個洞裏。我甚至聽說她有時還缺乏食物，」他低聲加上說，摸索着鈴把。「想到他底將來我就頭疼，想到安那尼古來夫那底將來，當她作他妻子的時候，就更甚了……」

他用了錯誤的名字，而且因爲沒有找到鈴把顯然發煩，並沒有注意到這回事。不過並沒有鈴。我拉門把手，瑪夫拉即刻就爲我們開開門，並且大驚小怪地迎接我們。從一扇開着的門，在廚房（用木屏從狹小過道隔開來的）裏可以見到有些預備；一切都似乎和平常有點不同了，乾淨而且擦光了；爐子裏有火，桌子上有些新陶器。顯然是等待着我們的。瑪夫拉飛奔來幫助我們脫去外衣。

「亞歷沃沙在這裏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他沒有在呀，」她神祕地低聲說。我們走進到納特沙那里去。在她屋裏沒有特別預備底痕跡。一切都和平常一樣。但是她屋裏一切都常常是那樣乾淨而且可愛，用不着收拾的。納特沙迎接

止照拂我，我知道。不過你要說我忘恩的。而且昨天和前天我對於你是忘恩的，自私，殘酷……」

她突然哭起來，而且將她底臉緊壓在我底肩上。

「啞，納特沙，」我急忙再來向她保證。「我病了一夜，現在幾乎就不能站着了，這是我昨天和今天沒有來的緣故，而你想我是生氣了。最親愛的，你以爲我不了解現在你心裏經歷的事情嗎？」

「那末好了……那末你像時常一樣，原諒我了，」她說，從眼淚裏微笑着，而且緊握着我底手，直到牠傷痛了。「其餘的以後再說。我有許多話必須向你說，凡尼亞。不過現在回到他那里去罷……」

「趕快，納特沙，我們那樣突然地離開了他……」

「你會見到，你會見到直接就要到來的事，」她低聲向我說。「現在我都明白了，我都看透了。全是他底作爲。今晚上要決定許多事來罷！」

我沒有明白，但是沒有時間問了，納特沙帶着安靜的表情走到親王跟前去了。他還在手裏拿着帽子站着。她快活地求恕，從他拿過帽子來，搬一張椅子給他，於是我們三個就圍着她底小桌子

坐下了。

「我開始說我底昏頭的孩子，」親王繼續說。「我只看見他一下，那還是在街上，他坐在馬車裏到任那達費阿多羅夫那伯爵夫人那里去的時候。他慌忙得可怕，你們相信嗎，在離開四天之後，他甚至連停下來到我屋裏去都不願，而且我相信這是我底過錯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：他沒有到這里來，而且我們在他之先到了。我抓住了機會。因為我自己今天不能到伯爵夫人那里去了，我給他一封信帶給她。不過他一兩分鐘就要到這里來的。」

「我料想他允許你他今天來了罷？」納特沙問，帶着十分單純的神氣，望着親王。

「天爺，彷彿他會不來似的！你怎麼能夠問呢！」他叫，驚奇地看着她。「不過我明白，你生他底氣。實在的，最後來在他似乎是不對的。不過我重覆說，這是我底過錯。莫要氣他。他淺薄，輕浮。我不衛護他，不過有些特殊的情況使得這是必需的：就是他不應當拋開伯爵夫人和幾個其他的親戚，反之，他卻應當儘可能地去看他們。我料想現在他既然決不離開你身旁了，而且忘記了地上的其他一切事了，那末，若是我有時使他離開一兩點鐘（並不超過）替我作事，請你不要生氣。我敢說，在那晚

上之後，他一次都沒有去看A親王夫人，而且我惱着我還沒有時間問他哩……」

我向納特沙一瞥。她帶着輕微的，半侮慢的微笑，看着華爾科夫司基親王。但是他說得那樣坦白，那樣自然，似乎猜疑他是不可能的。

「你真正不知道他這些天全沒有靠近我嗎？」納特沙用安靜而且溫存的聲音問，彷彿她在談着最平常的事情一樣。

「什麼？一次沒有到這里來？天爺，你在說什麼呀！」親王說，顯然極端吃驚。

「上次你星期二晚上和我在一塊。第二天早晨他來看我半點鐘，以後就沒有見着他一次了。」
「不過這是難信的！」（他越來越吃驚了。）「我料想他決不會離開你身旁哩。原諒我，這是這樣奇怪……簡直不能相信。」

「不過這卻是真的呵，而且我是這樣悲苦。我希望着看見你。我指望從你打聽他到那里去了。」
「嘻嘻！不過他立刻就要到這里來的。但是你所告訴我的在我看是這樣可驚的事……我承認，從他什麼事我都可以料到的，但是這件事，這件事！」

「怎麼使你吃驚！我想，離吃驚遠得很：你事先就知道要這樣的。」

「知道！不過我向你保證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，我只今天看見了他一下，而且我沒有向人問過他。而且使我覺得奇怪呵，你們並不像是相信我呵。」他繼續說，細看着我們兩個。

「天禁之！」納特沙驚叫。「我十分相信你所說的是真的。」

於是他又笑了，直當華爾科夫司基底面，使得他幾乎畏縮了。

「解釋你自己！」他胡亂地說。

「噫，沒有要解釋的。我說得很乾脆。你知道他是怎樣不細心和善忘。現在他有了完全的自由，他被弄跑了。」

「但是像那樣弄跑是不可能的。背後一定有着什麼的，他一來，我就要他解釋是什麼回事。不過最使我吃驚的，是你似乎以為我有什麼可以責難的地方，在我不在這裡的時候。但是我看出了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，你是很生他底氣的——而且我可以完全了解。你這樣是滿有權利的，而且自然我是應受責備的第一個人，只要我是最先來到的。是這樣的，是不是？」他繼續說，轉向我，帶着

生氣的嘲笑。

納特沙紅了臉。

「實在的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，」他莊嚴地接着說，「我願承認我是應受責難的，不過僅只因為我在認識你後第二天就走了就是了；所以因了我在你裏面看出的天性猜疑，你已經將你對於我的意見改變了——自然，環境對於這也給了些理由的。要是我沒有走開，你會更明白我些，而且有我看管他，亞歷沃沙是不會這樣粗率的。你自己會聽到我今晚要向他說什麼。」

「這就是說，你要想法使他開始覺得我是一種累贅。實在的，有着你底伶俐，你不會想像那於我會有什麼幫助的。」

「你底意思是要暗示，我今有心地盡力使他覺得你是一種累贅嗎？你侮辱我，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。」

「在我能夠的時候，我總盡力不用暗示來說話，無論我向他說話的人是誰，」納特沙回答。「反之，我時常盡力盡我所能地坦然，今天晚上你或者會要相信的。我不願侮辱你，沒有我應當侮

辱你的理由；只要是因爲你不會被我底話所侮辱，我什麼都可以說。對這我是完全準定的，因爲我十分明白我們彼此的關係。你不能正正經經看取這種關係的，你能嗎？不過假如我真的對你無禮了，我是預備着請你原諒的，使我在……款待客底義務上不至有什麼欠缺。』

雖然有着她用以說出這些話的輕舒的，甚至取笑的聲調，和她嘴唇上的微笑，我還從沒有看見納特沙那樣緊張地興奮過。只在現在我纔實感到，在這三天中她底心痛到了如何的地步。她底不明白的說話，說她現在明白了一切，猜到了一切，使得我害怕；這直接指着華爾科夫司基親王。她改變了她對於他的意見，而且把他看作她底仇敵，這是顯然的。她顯然將她失意於亞歷沃沙諉之於他底影響了，而且或許對於這種信會，有些什麼理由的。我怕他們間隨時都可以發起脾氣來。她底嘲笑的聲調是太顯明，太不隱諱了。她最後向親王所說的話，說他不能正正經經地看着她們底關係，關於款客義務的短句，她底看來像是威嚇的允許，要使他看看她知道怎樣坦然——這一切都是那樣辛辣而且明白，親王是不會不了解的。我看見他底臉變了，但是他頗能約束他自己。他即刻假裝着沒有注意到這些字，沒有明白牠們底意義，而且自然在微微的譏諷中去躲避。

「上帝禁止我要求什麼辯解！」他叫笑着。「這一點也不是我所要的，而且從婦女要求什麼辯解，實在是違反我底規律的。我們第一次相見的時候，我已經先告訴你我是什麼樣的人了，所以你多半不會爲着一種觀察和我生氣罷，尤其因爲牠是應用於一切婦女的。你或者同意這話。」他繼續說，謙恭地轉向我。「我注意出女性底一種特點，就是一個婦女無論有什麼錯誤的時候，她較之當前立時就承認她底過錯而且求原諒，倒更願以後用千般嫵媚將她底過失平復下去。所以，即使假設着我被你侮辱了，我並不急於求辯解。以後當你承認你底過錯，而且要向我……用千般嫵媚彌補起來的時候，那對於我倒更好。你是這樣溫存，這樣純潔，這樣爽快，這樣坦白，我預料你底悔恨瞬間是迷人的。你不如莫要辯解，現在告訴我今晚上我能否作點事，使你看看我比你所假設的要作得更真誠，更坦率。」

納特沙紅了臉。我也以爲在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底答話中，有一種有點太唐突，甚至不經意的聲調，一種頗不適當的滑稽。

「你要證明你對我是單純而且坦率的嗎？」納特沙問，帶着挑戰的神氣看着他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假如這樣，作我所請求的事。」

「我預先應允。」

「這就是說，莫要用一個字，一個暗示，爲我而去煩惱亞歷沃沙，無論今天或明天。莫責備他忘記我；莫規勸。我要彷彿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一般接見他，使得他看不出什麼來。這是我所要的。你對我，我有這樣應允嗎？」

「頂高興了，」華爾科夫司基親王回答，「而且讓我用我底全心加上說：在這樣情況中，我還少見過更曉事和聰明的態度……不過我相信這是亞歷沃沙。」

過道裏確乎聽到了聲音。納特沙驚起來，並且似乎爲着什麼事自己作準備一樣。華爾科夫司基親王臉面正正經經的坐着，等着要看發生什麼事。他專心地觀察着納特沙。但是門開了，而且亞歷沃沙飛奔進來。

